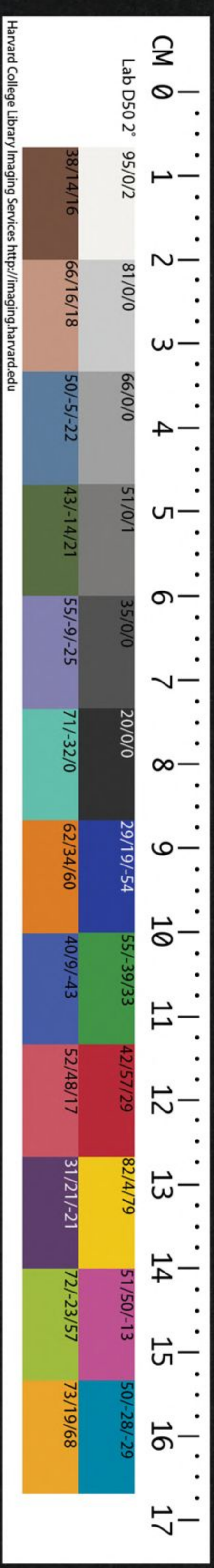


T 4686/4896





昭代典則卷二十七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

金陵周曰校刊

世宗肅皇帝

庚寅九年春正月詔議分祀天地典禮

時給事中夏言建言請分祀天地 上納之 下廷議詹

事霍韜議曰臣伏奉明詔命臣等議南郊典禮臣等愚

昧豈能仰贊萬一謹考證古禮以塞明詔而已矣臣竊

觀之凡諸臣工有勸 陛下法祖宗成憲者則曰不愆

不忘率由舊章 陛下亦既知之矣臣下無容贅一辭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藏印

甲午具員 卷二十一
矣。凡糾劾姦臣者。則據律而定其罪。曰紊亂朝政。又曰變亂成法。陛下亦既知之矣。臣下無容贅一詞矣。况斯禮也。有輔臣贊謀。有禮官職掌。有言官創議。如曰論罪。自有任其責者。百官亦惟將順德意而已矣。無容贅一詞矣。臣從百官之後。豈敢異同於其間哉。竊聞禮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孝子慈孫。見父祖遺物。愴惻之心生焉。是故有見遺衣而涕泣者矣。有入故宮而徬徨。遵慕者矣。有見父祖舊臣。而惻然感以悲者矣。且皆仁人孝子。天衷秉彝。不能自己之良心也。百官祖考。皆高皇帝之臣也。百六十年。長子育孫。皆太祖皇帝至

德也。其敢忘乎。故凡仰太祖聖制。戴之如天地。欽之如神明。亦其天衷秉彝。不能自己也。正德年間。姦臣逆黨。充斥宇宙。懲以太祖之法。則肅然震悚。然懼而縮首就刑。何也。太祖皇帝。天所命以開億萬載太平者也。造萬邦之命于億萬斯年者。也是故我太祖皇帝。心即天意也。口即天言也。臣民得罪于太祖之法。即得罪于天也。敢勿懼乎。今日臣工。不敢輕議太祖之法。其亦天衷秉彝。不能自己者也。南北郊分祀之禮。太祖行之十年。然後創合祀之制。是時也。太祖已五十矣。蓋在知命之年矣。其仰體天道。內察天心。蓋有非臣下所能窺測者矣。臣今不敢輕爲片詞。以議其得失。

非曰淺識不敢以窺聖謨實戴太祖之德所以戴天也畏太祖之法所以畏天也實臣愚陋懇悃不能自已之情也臣謹錄爲考訂分款彙進上塵聖覽伏惟陛下憫臣愚誠赦臣罪戾將考過典禮發下禮官參酌施行臣不勝幸甚○大宗伯之職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觀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沉祭山林川澤以鬻辜祭四方百物臣謹按大宗伯之職首祀昊天上帝卽祀日月星辰以及社稷山林川澤不祀地示何也或曰祀社卽社地也或曰祀昊天上帝配以地示是故周頌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二說未知孰是要之周禮出自

劉歆胡宏曰周禮王莽劉歆僞撰以誑後世故不足準也○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倣其器之色臣謹按玉作六器禮天禮地不禮社稷何也或曰周人祀地於社是故祀社稷則不言祀地禮地則不言禮社稷互見○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享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臣謹按祀昊天上帝矣祀五帝矣享先王先公矣祀四望山川矣祭社稷五祀矣不享地示何也或曰祀昊天上帝配以地示是故周

頌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或曰祭社稷卽祭地也。未知孰是。又曰祀五帝亦大裘而冕。臣謹按祀炎帝以夏月。若服大裘則炎暑而裘非所堪也。周禮可疑者一也。又衮冕十二旒。天子之服也。鷩冕九旒。諸侯之服也。以祀先公謂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其祖也。猶可言也。玄冕三旒。大夫之服也。祭羣小祀以天子之服可也。乃服大夫之服。上下何以辯也。周禮可疑者二也。○大司樂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靈鼗。孤竹之管。圓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宮爲羽。靈鼗。孤竹之管。

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臣謹按此乃漢儒所據。以倡南北郊之張本也。今考之。胡宏曰。王莽爲之也。蓋有徵也。臣按舜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是四言者。萬世樂律本源也。詩樂章也。所以宣志也。歌之咏嘆抑揚。所以永言也。言之永也。清濁高下。五聲備矣。故曰聲依永。謂宮也。商也。角也。徵也。羽也。永所生也。是故永言焉。而五聲備矣。非外永言求五聲也。十二律。節五聲者也。其節之也。諧諸陰陽者也。今於十二律。獨用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是十二律。缺八律也。五聲。缺商聲也。律呂不備。何以言樂。五聲

印代典具 卷二十一
四
不備何以協諧。如是而曰格天神，非所知也。黃鍾爲宮，下生林鍾爲徵，陽生陰也。林鍾上生太簇爲商，陰生陽也。太簇下生南呂爲羽，陽生陰也。南呂上生姑洗爲角，陰生陽也。陰陽旋相生也。樂之成也，今也。函鍾生太簇，太簇不生南呂，而生姑洗，是倫相奪也。八音何以諧也。如是而曰格地示，非所知也。又曰樂六變則天神皆降，樂八變則地示皆出，乃王莽誑太后之說也。昔者王莽之將篡也，曰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有丹書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是地示見靈之說也。又作銅櫃署曰天帝行璽金櫃，是天神下降之說也。皆淫巫瞽史之妖技，聖世所無者也。謂爲周公之書，臣不敢知也。○乃奏夷

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臣謹按大濩，殷人之樂也。大武，周之樂也。舞大武以享先祖，可也。舞大濩以享先妣，抑何義也。聞考妣合祀矣，未聞妣先考享也。蓋至是祖考祖妣亦分祀矣。豈直天地分祀而已也。鄭氏曰：先妣姜嫄也。周人別廟祀之，魯人謂之閼宮。臣按周人無別廟姜嫄之禮，周頌有郊祀后稷之樂，無廟祀姜嫄之樂，其有徵也。魯頌閼宮，美僖公脩宗廟，非以姜嫄也。祭法曰：周人禘嘗而郊稷，是故姜嫄帝嚳元妃也。如姜嫄可廟祀，並祀帝嚳，可也。如祀姜嫄不祀帝嚳，是知有母不知有父也。禽獸之道也。聖世所無也。然則周禮非與。胡宏曰：周禮非周

公書也。王莽劉歆僞爲之也。蓋媚太后之術也。昔王莽爲安漢公。諂事太后。奏尊元帝廟爲高宗。曰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是故太后喜曰。他年廟食百世不遷也。後莽篡位。欲改太后舊號。恐不見聽。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壁。文言太皇太后當爲新室文母。是故太后喜曰。不得爲漢家皇太后。猶得爲新室文母也。亦猶周室姜嫄也。享先妣之祀。百世不遷也。此王莽蠱惑太后之術也。非聖世之有也。故曰周禮非周公書也。○臣謹按宋儒胡宏有言。周禮非周公書也。王莽劉歆爲之也。臣因其言而考之。天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三曰禮典。以和邦國。四

曰政典。以平邦國。五曰刑典。以詰邦國。六曰事典。以富邦國。此天子之權也。六卿之職也。乃今冢宰實兼之。又曰祭祀以馭其神。法則以馭其官。賦貢以馭其用。禮俗以馭其民。刑賞以馭其威。田役以馭其衆。亦天子之權也。六卿之職也。乃今冢宰實專之。又曰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以九卿任萬民。以九賦斂財賄。以九式均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以九兩繫邦國之民。皆經國大政。天子之權也。冢宰實握之。是冢宰之權偏重也。古今所無也。考之虞廷。禹平水土。稷教稼穡。伯夷典禮。臯陶明刑。后夔典樂。各司其職。而統于天子。未聞冢宰專六卿之職。奪天子之權也。載考之周官。三公論道經邦。三孤

貳公弘化。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是故天子統公卿。公卿倡九牧。周室之制也。未聞冢宰上兼公孤。下統六卿。奪天子之權也。然則周禮非與。胡宏曰。周禮王莽爲之也。蓋王莽於漢。自名其官曰宰衡。是故重冢宰之權。所以陰奪國柄。專六卿之職。所以暗收衆心。而潛移國祚也。古今未之有也。惟王莽創行之。遂五年篡帝位。故曰周禮非周公之制也。胡宏之言。非其無徵也。○臣謹按周禮集說云。冢宰一職。只是把握天子親近之人。今由其言而觀之。若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閹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宮女之戒令。內豎掌內外之通令。皆天子內臣也。

今皆屬之冢宰矣。則惟冢宰制其命矣。其有不內背天子。而外附冢宰者乎。九嬪掌婦學之法。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女御掌御敘于王之燕寢。女祀掌王后之內祭祀。女史掌王后之禮職。皆天子之宮人也。今皆屬之冢宰矣。則惟冢宰制其命矣。其有不內背天子。而外附冢宰者乎。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爲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頒其衣裘。掌其誅賞。皆天子宿衛之臣也。今皆屬之冢宰矣。則惟冢宰制其命矣。其有不內背天子。而外附冢宰者乎。膳夫掌王之食飲。膳饈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內饗掌王及后世子膳饈。割烹煎和之事。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

膳百羞。酒正掌酒之政。令醬人掌共王之六飲。醢人掌四豆之實。皆天子飲膳。切近之臣也。今皆屬之冢宰矣。則惟冢宰制其命矣。其有不內背天子而外附冢宰者乎。是故內臣也。官人也。宿衛之臣也。飲膳之近臣也。一皆屬之冢宰。是天子肘腋之託。命脉重輕之權。皆寄於冢宰也。是制也。古今所無也。蓋王莽外總朝綱。內制宮掖。故爲此制。以誣天下之人也。是其所以進椒漿也。是其所以篡竊也。或曰。然則宮府一體。非與。臣曰。宮府賞罰。不宜異同。王者之政也。宮府屬之冢宰。以專內外之權。階篡竊之謀。王莽之事也。或曰。官嬪內寺。屬之冢宰。大臣所以格君心也。臣曰。大臣所以格君矣。抑孰格大

臣乎。世有大臣如周公可也。不幸如王莽。如曹操。將誰制之乎。故曰。冢宰專內外之權。古今所無也。或曰。是以衰世論也。周制乃隆古之典也。臣曰。以隆古待其臣。獨不以隆古盛德待其君乎。何待大臣厚而待君薄也。或曰。侍御僕從。罔非正人。非與。臣曰。慎選侍御僕從。王者之政也。屬之冢宰。以樹外黨。危道也。然則周禮非與。胡宏曰。王莽僭竊之術也。非周公之書也。○臣按杜祐通典云。成周之官。六萬三千六百有奇。今冬官已缺。六官之員。額不可稽矣。惟自地官司。徒稽焉。若曰。上士。猶夫今之郎中也。若曰。中士。猶夫今之員外郎也。若曰。下士。猶夫今之主事也。今輿圖萬里。戶部郎中十三人而已。

周官司徒。上士蓋九百四十八人焉。戶部員外郎十
三人而已矣。周官司徒。中士蓋二千八百九十八人焉。
戶部主事二十六人而止矣。周官司徒。下士蓋一萬八
千二百九十六人焉。積六官稽之。蓋不知其紀矣。周制
王畿千里而已矣。設官如是其冗。何也。抑又有卿大夫
焉。猶有府史胥徒焉。祿食何從給足也。再考司徒之屬。
比長五家。下士一人。然則五家之夫。不耕田一井。何從
出公田之粟。爲下士之祿也。况於閭胥二十五家。中士
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祿食何從給足也。此猶司徒
一職耳。舉六官。卿大夫。上中下士。而祿之。蓋將一夫之
耕。給一官之祿矣。不知民何以堪也。府史胥徒。何從仰

給也。故曰。周禮非周公書也。王莽誑天下之術也。自王
莽創行周制。爵五等。地四等。卿大夫士。以次受祿。故凡
世之愚儒。喜曰。莽行周禮。士無不受祿者矣。由是頌莽
功德者。四十八萬七千人。莽遂由宰衡而篡帝位。故曰。
周禮非周公書也。王莽誑天下之術也。或曰。然則周禮
無一足法與。臣曰。蓋有之矣。然而可法者小。流禍者大
也。或曰。然則莽以前無稱周禮者與。臣曰。蓋有之矣。皆
周制之土苴也。惟莽集其大成。是故後儒之宗師。莽衆
矣。若天子爲人後之禮。亦王莽爲之。宋儒宗焉。稱曰。聖
制是也。嗚呼。莽之流禍天下後世。烈矣。烈矣。○春秋僖
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臣按

孔子有言。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是故天子之禮莫大於郊禘。魯人郊禘。僭之極也。卜郊不從。可以已矣。猶三望。譏其可以已而不已也。於是時也。周有北郊。則魯亦北郊矣。春秋宜書曰。某月卜南郊。某月卜北郊。矣。惟聞書曰。四卜郊不從。不聞書曰。卜北郊。夫然後知古之郊也。一而已矣。無南北郊也。○漢成帝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卽陰之義也。臣謹按周禮云。冬至於地之圜丘。夏至於澤中之方丘。猶未有南北郊之云也。天地分祀。分南北。匡衡張譚爲之先也。古禮所無也。然則匡衡者。假經飾說。以誤後世。名教罪人也。○右將軍王

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奏曰。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北郊。就陰位也。臣謹按禮祭法有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亦未有南北郊之云也。天地分南北郊。王商師丹翟方進。附和丞相匡衡之說也。古禮未之有也。臣再按師丹者。附王莽。倡天子爲人後之說者也。乃今復附匡衡。倡南北郊之說。以誤天下後世。名教罪人也。○大司馬王莽。奏言。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臣謹按周之后稷。蓋配天矣。未聞以妣配地也。王莽創撰焉者也。莽之爲此禮也。媚王太后也。○王莽又云。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祀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

羣陰。臣謹按王莽既主合祭之說矣。又爲分祭之禮焉。是分合二禮。王莽兼行之也。以后配地。自莽創始。自是陰與陽敵矣。天南地北。天地不交。萬物不生矣。○漢世祖建武二年。制郊兆於洛陽城南。郊凡千五百一十四神。宋大中祥符四年。冬至祀圜丘。天神六百九十位。臣謹按祀天而主日。配以月。此禮之正也。祭法曰。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祀典之正也。從祭天地焉。可也。漢人從祀千五百神。宋人從祀天神六百九十位。可謂瀆矣。朱熹曰。祭天時。豈可將許多神祇。排作一堆。蓋不取漢宋之瀆而云也。○朱熹曰。

今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其一是天地同祭於南郊。其一是太祖不特立廟。臣謹按朱熹此言。蓋不滿於合祭之禮者也。宗廟則古有其數。無其制。漢儒附會禮記之言。不足準也。○朱熹曰。禮郊特牲而社稷太牢。書用牲于郊。牛二。乃社于新邑。此明驗也。本朝初分南北郊。後復合爲一。周禮亦只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故先儒言無北郊。臣謹按朱熹既云。天地同祭不可矣。至是又云無北郊。是知朱熹之言。多出於門人所記。自相同異。門人自爲臆說。不足準也。臣既歷考古今異同之禮矣。伏竊原太祖皇帝之心。而著論曰。未有天地。一氣而已矣。渾合而神。萬化樞紐焉。闔闔迭運。陰陽著矣。清

印代典貝 卷二十一
濁異質。天地位矣。懸象于上。爲日月。爲星辰。奠形于下。爲山岳。爲河海。一氣而已矣。一則神。二則物。是故。二氣妙合。謂之神。陰陽主宰。謂之帝。是故。合祀天地。完陰陽之氣。渾闔闢之神者也。非皇祖聖知。兼通幽明之故。其孰能與於此。右論一。○未有天地。一氣而已矣。清而上覆。天由生焉。凝而下奠。地由生焉。一翕一闔。氣化流行焉。時其翕也。秋冬生焉。時其闔也。春夏生焉。譬諸人焉。吹氣而寒。唇所翕也。呵氣而煖。唇所闔也。一氣而已矣。謂陰陽有二氣。亦謂吹呵有兩人也。可乎。陽生祀天。陰生祀地。則陰陽判矣。陰陽判而氣化滯矣。氣化滯而鬼神之機息矣。是故。合祀天地。所以流行陰陽。參贊造化。

者也。非皇祖聖知。知天之至。達性之原。其孰能與於此。右論二。○合祀天地。神陰陽也。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並祀祖宗。崇達孝也。禮曰。祖文王而宗武王。王日配月。及于星辰。象從天也。易曰。本乎天者親上。岳鎮海瀆。象從地也。易曰。本乎地者親下。是故。天地合德。神化出矣。祖宗合祀。孝德崇矣。日月星辰麗于上。河海山岳位于下。倫類別矣。是故。渾涵宇宙。順序陰陽。幽贊神化。明奠類象。合祀之典。禮具有焉。非皇祖聖知。明於天地之性。知鬼神之情狀。其孰能與於此。右論三。

三月下霍韜于都察院獄。尋釋之。○遂定南北郊及朝日

夕月禮

上曰分祀禮也。遂作園丘於天地壇稍北。爲皇穹宇。作方丘於北郊稍南。爲皇祇室。園丘昊天上帝南向。太祖西向。東一壇大明。西一壇夜明。東二壇二十八宿。西二壇雲師雨師風師雷師。方丘皇地祇北向。太祖西向。東一壇中嶽。東嶽南嶽西嶽北嶽。基運山。翊聖山。神烈山。西向。西一壇中鎮。東鎮南鎮西鎮北鎮。天壽山。純德山。東向。東二壇東海西海南海北海。西向西二壇大江大淮大河大漢。東向。孟春祈穀祀上帝於大祀殿。二祖並配。○朝日壇在東郊西向。春分之日。祭大明之神。神西向。用太牢。玉禮三獻。樂七奏。舞八佾。甲丙戊庚壬年。皇帝親祀。祭服拜跪。飲福受胙。餘年遣文大臣攝

祭夕月壇在西郊東向。秋分之日。祭夜明之神。神東向。樂六奏。牲玉獻舞如朝日。從祀二十八宿。木火土金水五星。周天星辰南向。用太牢。丑辰未戌年。皇帝皮弁服。親祀拜跪。飲福受胙。餘年遣武大臣攝祭。國初有朝旦夕月之祭。洪武二十一年罷。嘉靖九年復。

始立先蠶氏之祭

先蠶氏之祭。自嘉靖九年始。歲春擇日。皇后祭。用少牢。禮三獻。樂六奏。去舞。公主內外命婦陪祀。先期內尚儀奏祭祀。皇后內執事。皆致齋蠶宮。令陳祭物。樂女生陳樂器。至日。皇后乘肩輿出宮。至西華門。升重翟車。女官奉鈎筐前行。出郊至壇。皇后易禮服。拜跪瘞奠。飲福受

昨如禮畢。皇后易常服。詣采桑臺采桑。三公命婦五采。列侯九卿命婦九采。蠶成。內命婦一人行三盆手禮。遂布於織婦。獻織於蠶宮令。

罷歷代帝王南郊從祀。及南京廟祭。命立帝王廟于京師。洪武中。郊祀祔祭諸帝王。而省其春祭。仲秋則遣官祭於廟。嘉靖九年。罷歷代帝王南郊從祀。禮官請加南京廟春祭。上不從。令建廟于京師。以歲仲春秋行祭。而罷南京廟祭。

始立文華殿聖師之祭。

文華殿聖師之祭。始於世宗皇帝。奉皇師伏羲氏。神農氏。軒轅氏。帝師陶唐氏。有虞氏。王師夏禹王。商湯王。

周文王。武王。九聖南向。左先聖周公。右先師孔子。東西向。凡歲春秋開講。先期一日。皇帝皮弁服拜跪。行釋奠禮。用羹酒果脯帛。

改正孔子祀典

張璠上疏曰。臣切惟先師孔子。有功德于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其祀典尚有未安者。不可不正。臣謹采今昔儒臣所議。上請聖明垂覽。仍行禮部通行集議。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為百世可遵之典。臣無任顧望之至。○一謚號。臣謹按漢平帝元年。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唐玄宗追謚為文宣王。元武宗加大成至聖文宣王。宋姚燧曰。孔子卒。哀公誄之。子貢以為非禮。至

平帝時始封謚褒成宣尼公。蓋王莽假以收譽。遂其奸謀也。國初太學士吳沉。孔子封王。辯曰。後世之禮。有甚似而實非者。不可不察也。且以追謚夫子爲王言之。夫子聖人也。生不得位。歿而以南面之禮尊之。似矣。然王者之號也。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哉。昔者夫子嘗有言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臣而王之。於名正乎。於言順乎。春秋之時。列國有僭王稱者矣。麟經之筆削而黜之。蓋名者實之著也。無其實。有其名。謂之淫名。夫子之生也。不獲有尺寸之土。今而以有天下之號歸之。在天之靈。其肯歆之哉。嗟夫。有德必有位。理之常也。有其德而無其位。此則夫子之不幸。

也曾謂以無實之稱而足爲聖人榮乎。或曰。夫子之道。王者之道也。謂仲尼素王。其來久矣。奚至今封之而不可。吁。謂夫子有王者之道。則可。謂夫子自有王者之號。則不可。昔夫子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夫子責之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夫無臣不可以有臣。非王而可以稱王乎。聖人不敢欺天也。人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之何。曰。夫子之澤。不被於當時。而其教實垂於萬世。褒之以王之貴。曷若事之以師之尊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君師治教之職不分。君卽師也。師卽君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君而爲師者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

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而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考之經在當時聖門高第之稱其師有曰孔子有曰夫子其孫子思直字之曰仲尼蓋夫子既無爵謚則稱之者不曰仲尼必曰夫子觀其門人弟子之不敢過號其師則知以無實之謚加於聖人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論每病於徇同惡異而不出乎至公至當之理談夫子之封王則必相與和之以爲誇大矣謂夫子不當封王則必相與咻之以爲狂怪矣吁此所以行之數百年之久而未有敢議其非者彼之不敢議其非者必曰我畏聖人也畏天下之罪已也若吾之說則雖得罪於天下不憾也懼得罪於聖人

而已曰請問今將何以尊聖人曰在明其道不在於王不王又前布政夏寅作政監曰唐玄宗開元既尊老子爲玄元皇帝尊太公爲武成王則追謚孔子有不得而缺然者也夫自漢元始初追謚孔子以來歷魏晉隋唐各有加封然釋奠於學校止稱先師豈可專以開元二十七年李林甫不學無術之謬制爲萬世成式乎且宣之一字於謚法爲輕當時不過以配太公武成之號豈足以贊孔子大聖人乎且歷世帝王所以尊孔子者尊其道也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故以天子而尊匹夫不嫌於屈使孔子無其道雖王天下豈足以當萬代帝王之祀由是而言稱帝稱王皆未爲當豈若稱先聖先師

明代典與 卷二十一
之合禮乎。又前祭酒丘濬論曰。後世尊崇孔子。始夫漢平帝之世。是時政出王莽。姦僞之徒。假崇儒之名。以收譽望。文姦謀。聖人在天之靈。其不受之也必矣。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者也。豈一言一行之善。而可以節惠立謚也哉。然則不加以謚號。將何以稱曰。千萬世之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爲萬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又曰。夫自漢平帝追謚孔子爲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爲宣父。又謂爲宣尼。至開元。又加文與宣爲謚。然文之爲言。謚法有所謂經天緯地者也。孔子亦曰文王。旣没。文不在茲乎。以是謚之。固亦幾矣。若夫宣之爲言。謚法之美者。不過聖善周聞而已。

豈足以盡吾聖人之大德哉。况唐未加聖人是謚之前。而北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賢之數人者。固先有此謚矣。天生聖人。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誅之。猶恐未足以稱其德。彼區區荒誕之稱。汙下之見。何足以爲吾聖人之輕重哉。又曰。自古謚號。必加以實字。未有用譬喻之語者。成之言。出於尚書。大成之言。出於孟子。成者樂之一終也。孟子以樂之始終。兼聖智之全。譬喻孔子之聖。兼伯夷伊尹柳下惠之清之任之和。而時出之。蓋假設之辭。非真實之德也。加此二字。於至聖文宣王之上。固於聖德無所增益也。臣觀孔子作春秋。其意切切於華夷之辯。毫髮不肯假借。正恐後世夷

狄或至犯我中國之分。防微杜漸。無所不至。豈意奠楹之後。干有八百餘年。天翻地覆。而有蒙古之禍也哉。由是推之。聖人之心。臣恐其在天之靈。必不受之也。○一章服。臣謹按唐玄宗開元間。詔追謚文宣王。仍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宋真宗祥符間。加先聖冕服。桓圭一從上公之禮。冕九旒。服九章。宋徽宗崇寧間。始詔冕用十二旒。衮服九章。金世宗太定間。大成殿聖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朱熹語錄曰。宣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主祭可也。及按洪武年間。新創南京太學。止用碑主。不用塑像。今國子監有塑像者。不過因前元之舊。不恐毀擲。以此觀之。冕十二旒。衣十二章。實因前元之舊。

非聖朝之制。丘濬論曰。臣按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像設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怪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爲像云。觀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爲之。郡異縣殊。不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平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國初洪武十四年。首建太學。聖祖毅然。的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夷教乃革。嗚呼。盛哉。夫國學廟貌。非但

印代其貝 卷二十一 十八
以爲書生瞻仰之所。而天子視學。實於是乎致禮焉。夫以冕旒之尊。而臨夫俎豆之地。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起。猶之可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縉紳。或當代之臣子。君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臣知非獨名分之乖。舛而觀瞻之不雅。竊恐聖賢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也。或者若謂既已搏土爲之事。之以爲聖賢。一旦毀之以爲泥滓。似乎不恭。竊觀聖祖詔毀天下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令甲。可考也。矧所塑者。特具人形耳。豈真聖賢之遺貌哉。程頤論人家祖宗影。有一毛不類。則非其人。彼親見其人而貌之。有毫髮不肖。似尚非其人。况工人隨意信手而爲之者哉。臣惟文廟之在

南京者。固已行聖祖之制。今京師國學。乃因元人之舊。正統中重脩廟學。惜無以此上聞者。倘有以聞。未必不從。今天下郡邑。恐於勞民。無俟改革。惟國學乃天子臨視之所。乞如聖祖之制。以革千古之夷教。如儒臣宋訥所云者。誠千萬世儒道之幸。仰惟聖祖有大功於世教。不數此其一也。發揚祖宗之功德。亦聖子神孫繼述之大者。○一籩豆樂舞。臣謹按唐開元間。詔祀先聖。樂用九宮舞。用六佾。宋徽宗大觀間。賜禮器一副。內籩十。罍全。豆十。蓋全。國朝成化十三年。用禮部尚書周洪謨議。詔增六佾舞爲八佾。加籩豆爲十二。前祭酒章懋論曰。按國學之制。舊有十籩十豆。故增爲十二籩豆。蓋尊以

天子之禮也。郡縣之祭，舊惟八簋八豆。今增二焉。止爲十簋十豆而已。而通行天下，謂之十二簋豆。其說未明。行禮者尚詳審之。又夏寅曰：簋豆增爲十二，六佾增爲八佾。臣當時論奏，以爲十二簋豆八佾。惟太學可行。此皇上所自祭也。若十三布政司各府行之，則祭禮僭矣。蓋天子之禮，所以用於太廟郊天。古之諸侯，惟祀宋王者之後，得用先代禮樂。他雖周公有大功，魯用天子禮樂。孔子亦不欲觀，以其僭也。況於今各府，可用天子禮樂乎？臣竊惟夏寅之論，所以矯當時之失。其曰天子之禮，所以用於太廟郊天，誠然矣。然孔子敬天之心，八佾十二簋豆之禮，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乎？魯用天子之

禮樂。孔子誠不欲觀之矣。然惟孔子尊君之心。八佾十二簋豆。又豈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子乎。○一配享。臣謹按自唐以前，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至玄宗開元間，始正孔子南面之位，顏回唐貞觀間，詔配享。曾參孔伋，俱宋咸淳間配享。孟軻元豐間配享。宋洪邁曰：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第顏淵至子夏爲十哲。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又姚燧曰：江之左，進曾子子思並顏孟，別躋子張於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

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於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况又祀無繇。點鯉於庭。其失在於崇子而抑父。夫爲是學宮。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措置於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爲訓。又熊禾曰。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皙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亦可以視有尊而教民孝矣。又謝鐸奏曰。學校之設。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莫先於父子。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奈何仍訛襲故。以顏曾思三子配享。

堂上。而其父則皆列祀廡下。冠履倒置。有是理哉。爲今之計。莫若別於闕里立廟。祀叔梁紇。而配以顏路曾皙孔鯉諸賢。如先儒熊去非之論。庶幾各全其尊。而神靈安妥也。又前侍講學士程敏政奏曰。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爲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爲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于上。父坐于下。豈禮也哉。若以爲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臣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

有不安于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爲杞國公。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別立一祠。中祀啓聖公。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大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于屬吏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遊。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沒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於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祀于閩。其

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啓聖王。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爲虛文矣。臣謹按孝宗皇帝實錄。載謝鐸所陳三事。謂叔梁紇立廟。及吳澄從祀事。鐸與學士程敏政嘗言之。俱以廷議不合而止。○一從祀。臣謹按程敏政奏曰。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註。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并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于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

取什典具 卷二十一
召爲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爲正直所羞。卽是觀之。則衆醜備于一身。五經爲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爲經師。使侑坐于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爲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爲郎。不脩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爲清談。所注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爲王何之罪。深于桀

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于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爲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爲博士。毀武于朝。及子賓客爲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爲賊吏。子爲賊徒。可爲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爲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母丘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益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洛中。貴要。給人曰。懼其爲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

癭之議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上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況其書行于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

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恠妄之迹。將自甘于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與從祀。則漢唐以來。當祀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禡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于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

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僞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又曰。孔子弟子。見于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于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枨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殊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註疏。申枨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也。今廟庭從祀申枨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重複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蝨。騰而孔子稱瑗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註疏。朱子集註。俱不在諸弟子之列。秦冉顏

何。疑亦爲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枨申黨者。但不可考耳。臣愚以爲申枨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五人。旣不載于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于衛。祀放于魯。或附祭于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尊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名實相符。而不舛于禮也。又曰。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况楊雄。實相伯仲。而况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並黜况之祀。宜也。然臣

昭代典具 卷二十一
竊以爲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如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爲僭經。而不得比于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於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爲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竝列

從祀。而通不與。疑爲缺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爲少著述。而不得比于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以程朱之說。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百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竝居于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竝侑于宣聖之廟。其爲闕典甚矣。况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爲首。若以謂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

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于教于學者。死則爲樂祖。祭于瞽宗。鄉先生沒。則祭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祀於學宮。最得禮意。謝鐸奏曰。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瞻仰所係。有若龜山先生楊時。程門高弟。伊洛正傳。息邪放淫。以承孟氏不。愧南軒所稱。繼往開來。吾道南矣。實演晦翁之派。雖其晚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之闢。誠足以衛吾道。而不預從祀之列。臣竊惑焉。又若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不爲不多。行檢則不無可議。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之久。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榮。處中國而居然夷狄。忘君親。

而不耻仇虜。昔人謂其專務聖賢之學。卓然進退之際。不識聖賢之進退。果如是否乎。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况二人者。皆太學之師。其於廟祀黜陟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也。舉人桂華議曰。嘗讀宋史。有蔡元定者。史曰。朱熹疏釋四書。及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參訂。啓蒙一書。則元定之藁。又曰。元定平生學問。皆寓朱子書集。又曰。朱子論易。推本圖書。往往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然則後朱熹而生者。於朱熹皆受罔極之恩。惟元定獨爲有功於朱熹。死者可作。朱熹之志。可知也。更復考其所著成書。有律呂新書。皇極指要。洪範解。大衍詳說等篇。昔我太宗編輯性理全書。指要

新書固已擢錄。至於範數。雖止入其子沉之所著者。沉之所受。則何自哉。觀其命沉之言。汝宜演吾皇極數。而真德秀又謂範數。西山獨心得之。沉之受於元定。蓋不由師傅而自得之也。可知矣。先王制祀。以死勤事則祀之。竊以元定。蓋亦勤斯道而竄死。與古以死勤事者同所宜從祀。臣謹詳敏政所奏。率多正論可采。弘治初。曾奉 孝宗聖旨。着禮部照例會官議。率爲沮格不行。及按 孝宗實錄云。鐸議吳澄不當從祀。尚書傳翰力詆鐸言爲謬。又力稱前人之請爲有見。不可遽易。侍郎焦芳曰。所謂前人者。蓋楊士奇也。今天下方議其當柄用之際。雖從祀大事。猶能私庇其鄉人。可又襲其非耶。翰

竟引禮所謂凡祭有其舉之。莫敢廢。詩書所謂率由舊章。監于成憲。以文其說。於澄忘宋事元之大節。略不及澄遂仍舊從祀。而鐸議皆寢。論者謂士奇之以澄欺宣廟。非特私其鄉人。而措意亦有在。翰不悟此。則惟溺鄉里之私。而不顧君臣之大倫。正道統之攸繫。乃據爲舊章成憲。再不可議。然則楊時奏黜王安石之配享。當時安石。豈無朝命而配享哉。特其命雖出自朝廷。而事實由臣下。阿私所親。以誤朝廷。而非天下之公議。所以易之。後世竟不以爲過也。此豈橫私意於胷中者所能與哉。臣又詳桂華之議。蔡元定宜列祀典。以協衆論之公也。臣又按歐陽脩。乃有宋一代人物。未與從祀。嘗觀其

所著本論實有羽翼聖道之功。蘇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夫韓愈既已從祀，歐陽脩豈可缺哉。上從摠議，作正孔子祀典說，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為至聖先師孔子，四配為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從祀及門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去塑像，設木主，罷公侯伯諸封爵，申黨、申根二人存根，去黨、寮、冉、何、况、聖、向、達、融、休、肅、弼、預、澄、十三人罷祀。放瑗、玄、衆、植、虔、審，七人祀於其鄉。進后蒼王

通胡瑗、歐陽脩從祀。又以行人薛侃議進陸九淵從祀，改稱大成殿為先師廟，大成門為廟門。

立啓聖公祠

摠又引敏政說請別立祠祀齊公叔梁紇，稱啓聖公。孔氏以無繇、點、鯉、孟孫氏配，稱先賢。珣、松、蔡元定從祀，稱先儒。撤無繇、點、鯉廟庭，從祀從之。

五月虜入漁陽塞，又入遼西塞，又大入寧夏塞。六月入宣府塞。○土魯番滿速兒遣虎力奶翁及天方諸夷使貢方物。

是年滿速兒遣虎力奶翁及天方諸夷使貢方物。又索牙木蘭謀言諸番要約，俟虎力奶翁歸復侵肅州，會虎

昭代典員 卷二十一
力奶翁歸道病死。瓦刺又攻土魯番。我亦有備。稍得休息。而來降人哈六刺言。番酋欲以哈密城與都督米兒馬黑木母管理。兵部因請許其通貢。着令三年。或五年爲期。夷使雖多。十二入京。餘留塞上。是後哈密竟爲土魯番所據。河西守臣防禦羌胡。不暇及西鄙事。要之哈密守與否。固不足爲中國利害也。秦中老人曰。土魯番哈密。屢勤經略。我義未直。兵則何畏。彼求方棘。予則何恩。况染指貢獻。不足以示信。侵漁宴賜。不足以示廉。而一時士習。又皆重聲譽而略綜核。騰口說而賤實事。不知中國之於夷狄。固不可過撫以納侮。亦不可深拒以窮兵。惟順則撫。故賞斯恩。惟逆則拒。故威斯畏。况西域

賈胡倚土石以射利。藉黃麝以厚生。苟禦之有備。又何患焉。

冬十一月南郊禮成。詔寬恤天下。○十二月大學士桂萼致仕。○更張璫名張孚敬。

辛卯十年春三月虜入大同塞。

大同巡撫王大用請貽書召小王子李承勛以爲不可。力阻之。

定以丙辛年孟夏行大禘禮於太廟。

初禮官請行大禘禮。下廷議。皆請禘德祖。上不從。或曰。禘顓頊。上亦不從。曰。可稱皇初祖。帝神。勿主名。乃以三月朔。勅諭禮官曰。朕仰惟太祖肇創洪圖。奠清

宇宙掃除腥穢。復我文明。克享天心。君臨億兆。必自上世之積。美乃出中夏之元聖。顧造報之典未舉。而昧幼之懷罔遂。朕恭承祖鑒。恭行大禘禮。今孟夏之吉。祀始自出之祖于太廟。奉皇祖配。每逢辛丙之年一舉。著為成範。欽哉。親撰祝文。定擬神牌冠服。陳設圖儀。凡祭先一日。令中書官書神牌于太廟。曰。皇初祖帝神。南向。太祖配位西向。祭畢。燎神牌。

夏六月。以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翰林學士方獻夫為武英殿大學士內閣辦事。○閏六月。雷震午門西樓。○張孚敬致仕。○九月。進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李時為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內閣辦事。○虜寇陝西。

遼東。○冬十月。虜入大同塞。分路殺掠吏民。遣將出京營兵禦之。虜得利去。兵遂不出。○始定七廟之制。

上諭禮官夏言曰。太祖以恩隆。德祖今日當以義尊。太祖祫祭宜奉四祖同。太祖皆南向。庶見太廟為特尊。太祖也。夏言遂言。禮合羣廟之主。而祭於太祖之廟。是為大祫。亦以尊。太祖也。太廟。太祖之廟。不當與昭穆同序。太祖太廟之主。不可與子孫竝列。自今大祫。宜奉四祖。太祖皆南向。德祖居中。懿祖。熙祖。仁祖。太祖東西竝叙。列聖左右序列。東西相向如故。不惟我太祖別於羣廟之主。足以伸皇上尊。太祖之心。而懿熙仁三祖得全。

其尊尤足以體 太祖之心。上曰善。是年 上坐文
華殿東室。召見輔臣李時翟鑾。禮官夏言議復古七廟
之制。太廟及寢殿。祧廟宜存弗撤。惟量地分建羣廟。議
未決。諸大臣退。會中允廖道南疏請建九廟。 上得疏
喜。下廷議。夏言上議。古者天子廟制。唐虞五廟。夏后因
之。殷周大抵皆七廟。而祭法。王制與劉歆宗說。又各不
同。宋儒朱熹古今廟制。引王制天子七廟。外爲都宮。內
叙昭穆。漢不考古。諸帝異廟。諸廟異地。不合都宮。不叙
昭穆。明帝遵儉自抑。遺命勿別爲廟。遂有同堂異室之
制。嗣後歷魏晉隋唐宋皆然。我 太祖初別立 四親
廟。廟皆南向。似近古禮。後改建太廟。又用明帝之制。

皇上憲天稽古。大釐祀典。獨於廟制不能無疑。形諸翰
札。宣諸召問。謀諸臣弼者屢矣。但今太廟南近宮牆。東
邇世廟。西阻前朝。地勢有限。 上諭太廟三殿勿撤。則
太廟垣外左右隙地。不盈數十丈。若依古制。昭穆六廟
在太廟前。以次而南。則今太廟都宮之南。至承天門牆
不遠。即使盡闢其地。分爲左昭右穆。尤恐勢不能容。若
欲稍減規模。不必別門異寢。又恐禮未必協。况古七廟
九廟。制度皆同。今太廟巍然弘壯。而羣廟隤然湫隘。亦
恐於義未安。議者欲就太廟兩廡。卽分羣廟。不惟去尊
卽卑。不足以稱聖孝。而遷就一時。裁損廟貌。尤非細故。
且有廟無寢。神將安棲。諸王功臣置之何所。議者又欲

藏主夾室。夫夾室者。側室也。以藏祧主可也。以藏親廟未毀之主。情理舛矣。至謂周人廟制約儉。宜倣爲之。夫周廟門大。局七箇。闈門容小。局三箇。則大門實容二丈一尺。小門實容六尺。其制過於今廟。烏在其爲儉約也。今損於太廟羣廟。可又損於左廟乎。且太宗功業。比隆太祖。憲宗獻皇帝。七又可減於世廟乎。今之廟主。太宗之下。凡有七聖。將如古制。爲三昭三穆。而止立六廟乎。抑如商周。以太宗爲百世不遷之宗。而加立七廟乎。即使廟宇旣成。皇上冠冕佩玉。執圭服衮。循紆曲之途。徧歷羣廟而行。興俯拜起奠獻之禮。非獨筋力不逮。而日力亦不給矣。議者乃曰。周禮宗伯代后獻

羣廟。可遣攝也。夫古者廟祭。君后祭獻。后不與祭。宗伯代獻。謂一廟之中。代亞獻之禮。未聞人臣可以主廟祭也。且古者助祭諸侯。類多同姓。罔非天胤。今陪禮者。可擬古諸侯乎。皇上仁孝誠敬。可以終歲舉祭。止對越太祖之廟。而不一至羣廟乎。且規制必備而後成廟。門垣廡寢是也。儀文必備而後成禮。主助禮樂之類是也。今分爲各廟。廟祭之時。不得不降從簡易。是欲尊之而反卑。親之而反踈。祇見其貶損。而未見其隆重矣。大學士丘濬謂宜一日間祭一廟。歷十四日而徧七廟。此蓋無處而強爲之說。不自知其言之迂也。馬端臨曰。後世失禮。豈獨廟制。漢儒以來。講究非不詳明。而卒不能

取代典則 卷二十一
復古者以昭穆難定故也。必如古制，父子相世則可。兄弟相及，則其序紊矣。周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故朱子廟圖宣王之世，則以穆懿夷爲昭，共孝厲爲穆。夫穆王，昭也。共王，穆子，穆也。懿爲穆孫，則繼穆而爲昭是也。孝爲共弟，而繼共爲穆，雖於世次不紊。然以弟而據孫之廟矣。夷王，懿王子也。穆也。而圖居昭厲王，夷王子也。昭也。而圖居穆。是孝王立而夷厲之昭穆易位。於是朱子亦無以處此。不過卽其繼立之先後，以爲昭穆，而不能自守其初說矣。又况宣王時三昭三穆爲六代所祀，合始於昭王。今孝王居其間，於是昭王以六世祖，雖未當祧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名爲六廟。

而祀止三世耳。前乎周者爲商，商武丁之時，所謂六廟。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也。然南庚者，祖丁兄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皆祖丁之子。始以祖丁爲昭言之，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行爲穆。是一昭五穆。而武丁所祀，上不及曾祖，未當祧而祧者四世矣。後乎周者爲唐，唐憲宗之時，所謂六廟者，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也。然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武宗，又皆穆宗之子。始以憲宗爲昭言之，則穆宣爲穆，敬文武爲昭，是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未當祧而祧者三世矣。若必欲祀及六世，則武丁時，太祖之外必十廟。懿宗時，太祖之外必九廟。而後可。蓋繼世者，既不

能必其爲弟爲子。建廟者亦安能預定其爲昭爲穆。或穆多昭少如殷。或昭多穆少如唐哉。若必欲昭穆世叙。則建廟之時。昭齒者必在太祖之廟之左。穆齒者必在太祖之廟之右。如此。則預立六廟。定三昭三穆。以次遞遷之說。又不可行矣。故東都以來。同堂異室。未可盡以爲非禮也。皇上以皇考專享世廟。而太祖列聖。乃不得專廟以全其尊。然列聖同享太廟。已極尊崇。而皇考專居世廟。猶爲退遜。若廟制大小不倫。行祀親攝。或異。則尊卑厚薄之間。似不足以稱皇上孝敬之誠。皇上劄諭輔臣。亦言祀典宜正。廟制難更。大哉皇言。實萬世之寶訓也。疏入。上不允。竟撤故廟。改建祖宗。

各爲專廟。諸廟合爲都宮。太廟居中。昭穆六廟左右列。成祖廟在六廟之上。廟各有殿。殿後有寢藏主。太廟寢後。別有祧寢藏祧主。太廟門殿皆南向。羣廟門東西相向。內門殿寢皆南向。

壬辰十一年春二月。召張孚敬進。華蓋殿大學士。仍內閣辦事。○虜入榆林。塞掠陝西內郡。又道松潘漳臘寇四川西境。○三月。賜進士林大欽等三百一十六人及第出身。有差。○夏五月。進李時吏部尚書。○秋八月。張孚二復致仕。○令巡按官不得奏捷。

癸巳十二年春正月。召張孚敬進。少師。仍內閣辦事。方獻夫致仕。○秋八月。皇第一子生。詔寬恤天下。○冬十月。虜

侵鎮遠關守將王効禦破之斬首一百四十○大同軍復叛殺總兵李瑾

嘉靖癸巳秋七月虜渡河將入寇巡撫大同都御史潘倣以聞兵部尚書王憲曰非設總制重臣不可乃請以兵部侍郎劉源清爲總制都督部永總兵禦之舊鎮大同總兵李瑾議於天城之左浚濠四十里以遏虜騎源清從之期三日事竣瑾素嚴馭士卒少恩尤酷爲捶刑暨役興鎮卒李富子王寶等六七人倡亂衆應者六七人遂殺瑾倣疏奏鎮將用法苛刻兵悉變請置勿問源清曰卽兵悉變法不可廢請討之事下兵部議尚書憲曰兵必未悉變脇從宥弗治渠魁必殲降璽書責總

制巡撫相機撫勦之倣督僉事孫允中計擒首惡若干縛以獻時源清駐陽和乃榜示大同城中曰五堡之變朝廷處太寬乃今稔惡戕主帥天討所宜加者五堡遺孽見榜示輒偶語不自安謂追理甲申事也僉事允中檻諸囚詣軍門請沮師稍徐圖之逆黨可盡得又五堡事朝廷已處分今勿以爲言源清曰甲申之役胡公以兵不臨城致言者紛紛吾不可更襲前轍乃以囚屬御史蘇佑訊而遣叅將趙剛等率甲士三百人捕亂黨倣驗所捕名多捕賊有功爲諸囚所仇誣者乃止捕無功八十餘人比晚諸鎮卒皆變拒巷不納捕者源清遣允中入城諭意令明日釋甲迎王師至夜城中喊聲作

詆言兵來屠城矣。羣起爲亂。倣令允中暨諸裨將擒斬二十餘人。餘解散。黎明源清師至城下。斬關入。大肆殺掠。城外橫屍枕籍。五堡遺孽遂變。悍橫不可制。閉城門弗啓。少頃部永師至。整隊入城。亂兵開門迎敵。殺參將一人。倣允中亟馳往諭衆曰。城外屍塞道矣。汝尚給我反覆論不聽。倣與允中計曰。亂不可遏矣。乃列將士貪功妄殺。激變鎮兵。狀間道上之。清源亦疏奏巡撫諸臣黨逆卒。致抗王師。言官遂劾倣罷去。源清次聚落驛。允中往見之。言將士妄殺故。源清曰。毋爲賊說。允中遂留居懷仁。時禮部侍郎顧鼎臣。黃綰皆言用兵之非。綰言尤力。忤輔臣意。吏部以他事譴參政出。綰發憤。上疏自

列。且指言用兵失。上悟。命復其官。王憲謂非大發兵糧。勦之不可。乃以江桓總兵官擢參政。樊繼祖爲大同巡撫。繼祖至陽和。與源清議大忤。遂上疏請假金牌。單騎入城。諭之可立下。且云。恐賊計無聊。將北連虜。貽患非小也。疏入不報。源清於諸關設邏卒。遏城中章疏。又連疏奏宗室諸文武悉已從賊矣。天欲棄此城矣。兵部是其議。有命輒攻之。源清乃首道攻城。且令郎中李文芝主事楚書穴城水灌之。諸叛卒守城益堅。乃大掠城中。遣人誘北虜數萬人。大舉入寇。永帥師與虜戰。失利。殺傷甚衆。城中叛卒鼓譟以應。虜酋長數十人入城。諸叛卒指代府曰。兵退以此謝虜。留精騎相持。餘衆分掠

取什典貝 卷二
渾應朔懷諸郡邑。數月乃去。羽檄達京師。中外洶洶。廷議遣使詣九邊募兵益之。源清又疏請再設總制以禦虜。已專事攻城。輔臣議請從之。上不許。而御劄謂叛卒謀殺主將。法不可赦。然非舉城所爲。郅永信從。劉源清貪功嗜殺。訛傳洗城。以致逆卒劫囚勾虜。旣云脇從。不問。何又引水灌城。大同北門要城。祖宗所遺。源清必欲城破人誅。縱使成功。何由興復。若二人不用。豈有今日之患。今可罪出二臣。別遣大臣備虜。密擒逆賊之魁。庶免老師傷財云。劄出。中外始知用兵非朝廷意。源清聞之。乃詣城下索首惡。時郎中詹榮與都指揮紀振遊擊戴廉俱陷城中。相與謀曰。總制誠索首惡。當謀爲內

應。時指揮馬昇爲賊所擁戴。威令行城中。榮等激以大義。昇委心焉。遂挿血盟。令鎮撫王寧出告繼祖。繼祖深加獎慰。告源清。源清佯許之。令人穴城。詐給票。乃水灌之。穴者死焉。昇大恚恨。將不利於榮等。事遂已。源清知不可爲。乃謝病乞解任。上大怒。罷斥之。乃以張瓚代爲總制。瓚至。下令曰。毋攻城。吾將有請也。因遣騎招允中于懷仁。與議事。時允中已被劾落職矣。又密遣使諭城中主事楚書。觀兵城下。城中登陴請曰。吾輩非殺將者。畏死自全耳。請書入。書遂入。諭慰之。且言用兵非朝廷意。衆皆望闕呼萬歲。書仍進馬昇等。陳朝廷威德。曉以禍福。令獻首惡。是夜斬倡亂黃鎮等二十四

級獻軍門於是繼祖亦馳入城以鎮撫人心郤永猶沮
撓倡言繼祖伏兵爲內應衆果夜驚繼祖堅臥不起乃
安瓚復遣允中入城宣諭之繼祖乃榜諭城中大發倉
粟賑濟稍稍繩以法亡賴縱恣者搃殺一二人以徇衆
稍寧瓚遂馳至城下退諸路兵二舍外諸將領以次上
謁次日張鼓吹與御史蘇佑自南門入置酒高會賞賚
將士城中大定虜聞之亦遠遁瓚還居上谷遙制之事
聞上大悅降璽書遣禮部侍郎黃綰往核功罪定賞
罰永猶欲沮敗事綰先疏罷永始抵鎮宣御劄璽書慰
宗室撫傷殘掩骸骼賑窮乏令守臣捕誅遺惡雪誣罔
乃檄激變之由正欺罔之罪差列諸將士功賞疏上久
賞賚有差

甲午十三年立德嬪方氏爲皇后○南京太廟災

禮官言京師宗廟行將復古而南京太廟遽罹回祿皇
天眷德之意聖祖啓後之靈不可不默會於昭昭之表
上喜令亟起新廟罷建南京太廟廟址築周垣香火并
入南京奉先殿按周都鎬京文武王廟豐及洛都皆有
之禮官夏言之議誣甚

是年命各省鄉試考官只用教職京官不必差○閏二月
遣大臣賑撫大同叛者○土魯番請放還牙木蘭不許

陝西副使吳 題爲經略河西以圖安攘事。內開近見
土魯番每討牙木蘭。屢爲邊患。殺擄甘肅人民數多。雖
寸斬此夷。不足以償地方之禍。倘信其狡詐之詞。放歸
此夷。帖木哥乃其妻父也。必被招誘沙州住牧。海賊亦
必連營同往。芻糧人馬俱爲土魯番所有。所謂借寇兵
而齎盜糧者是已。甘肅之禍不可勝言。牙木蘭決不可
放還。况西域諸夷朝夕所不可無者。茶與大黃麝香也。
如我閉關絕貢。則此物無由而出。彼皆仰給於我。尚敢
自肆。我獨不能控其咽喉。使彼自畏耶。臣聞哈密北山
瓦剌一族耳。內也利滿可。族類尚多。我能以賞土魯番
者。賞也。利滿可許其通貢。或賜以職名。此夷必爲我用。

則土魯番不敢東過哈密。况敢遠窺嘉峪關乎。倘欲招
撫此夷。則肅州東關夷人添哥。兒的兒可使也。如我處
置得宜。則土魯番自不敢逞。諸夷皆向化矣。等因。該兵
部議得。牙木蘭係我中國屬番。幼時土魯番搶去。長爲
彼中頭領。後因內變。畏殺投降。已經多官會議。要置中
土羈住。但伊熟知我中國地里虛實。假使因其請而復
與之。彼若不肆殘害。則仍訛爲心腹。構生釁隙。撥置侵
擾之情。難保必無。先已題奉欽依。別難再議。外爲照西
域諸夷。惟土魯番最爲桀驁。隨順隨叛。朝廷念彼遠
夷。許其效順。不復深罪。但土魯番爲我邊患。與北虜不
同。蓋其國仰需於我者。如茶與大黃麝香等物。皆仰給

中國若此物不出關則彼人馬必生疾病死亡而耕種
皆廢故其所畏忌者閉關絕貢也雖其跋扈內侵輒復
要求入貢且其自國都至嘉峪關三千餘里中間多無
水草之處必須裹糧載水而行比至我邊人馬皆已疲
勞亦難深入爲寇惟其入貢之時經過官軍或多勒指
索取致傷夷性抱恨而去一出關門卽思報復若在我
處置得宜邊備脩舉威信素著不傷其心不墮其計勢
必畏服不敢不稱貢矣再照瓦刺達子原與土魯番世
仇先年都御史許進加兵土魯番曾得其力今其遺種
也利滿可等若我少加招徠許其通貢使抗土魯番是
亦一策本官昔日曾任 州兵備深知西夷情事言皆

有據但事體重大通合議處覆奉欽依行移總制及撫
按等官嚴行兵守等官若遇土魯番如例輸誠入貢卽
照例驗放安插水草有餘處所許支廩餼不許縱容通
番人等生事擾害及羈留遷延措勒土馬等貨有失柔
遠之道宜諭 朝廷至仁如天許爾効順容爾通貢資
爾國用爾若輸誠納貢款則貢可常通少有不恭我閉
關絕貢犬羊嗜利我既有以服其心而又能制其死命
豈敢復爲邊患乎如果天奪其魄復如昔年入寇則一
面堅壁勿戰以老其師一面結約比山瓜沙諸夷使邀
其後待其困憊歸遁而擊之使彼大遭挫衄以伸中國
之威仍會同查勘也利滿可等夷如果可招容其通貢

以制土番。從長議處。經畫停當。使計出萬全。以無他變。具奏定奪。

翟鑾憂去。○秋七月吉囊入榆林塞。大掠安定。會寧。金縣。○八月吉囊始由青沙峴出花馬池塞。

總督尚書唐龍上捷書。言斬虜首四百五十四。兵部以王越封伯例。請勅給事中覈。竟以功報。陞賞有差。巡按御史又劾總兵劉文。冒功掩罪。不問。

九月廣西田州土酋盧蘇弒其主岑邦相。鎮安等府州土舍岑真寶等攻盧蘇。走之。歸順州土舍岑瓛襲真寶。敗之。提督兩廣軍門置不問。

岑邦相爲田州判官。年纔十五六。副總兵張佑以兒子

蓄之。盧蘇專制生殺。威行部中。邦相擁虛位而已。遂與盧蘇有隙。張佑任滿將求代。意邦相餞。必腆。比行。邦相治具。供帳僅值二百金。佑大怒。下撻。邦相遂與盧蘇比。搜得岑邦彥之子曰芝。甫髻鬣。佑育之別室。邦相時時欲購殺之。會佑不果代。留鎮得免。十一月。督府以西山之役。檄佑從征。佑遂置芝衣篋以行。邦相覺。追捕不及。佑以芝奔梧州。都御史陶諧亦兒子蓄之。時時召飲食。盧蘇遣其黨黃對刺邦相。弗克。邦相遂與土目羅玉戴慶謀伐盧蘇。盧蘇覺之。稱疾不出。會其妻生日。諸土目率妻子來賀。遂入問疾。盧蘇伏甲寢中。謂諸土目曰。賴公等之靈。疾苦何足恤。惟旦夕首領不保耳。諸土目

曰。何故出此言也。一州之人。誰不同心。蘇因指羅玉戴慶。謂諸土目曰。公等雖同心。如二豎何。言訖而甲與執玉慶座中斬之。卽以甲士千人。劫諸土目。偕攻邦相。執而囚之。九月。盧蘇弒邦相。焚其屍。行賂都御史陶諧。言邦相病死無後。芝當叙立。諧遂縱芝歸田州。寢其事。不問。于是岑猛仲子邦佐爭立。而鎮安府土舍岑眞寶。泗城洲土舍岑施。東蘭州土舍韋起雲。那地州土舍羅廷鳳等。咸憤盧蘇以僕弒主也。合兵討邦佐。攻田州。入之。盧蘇僅以身免。而歸順州土舍岑瓛。蘇壻也。蘇急求救於瓛。瓛遂乘虛擣鎮安。眞寶聞之。引兵去。盧蘇追躡擊之。眞寶大敗。精兵死者八千人。兩江大駭。諧乃遣人諭

眞寶等曰。邦相實病死。何與盧蘇。而爾等自在魚肉。何也。會諧以憂去。都御史潘旦蔡經。相繼代之。咸不欲反。諧前議將以邦相病死聞。且曰。田州肆孽。迭起。黎民塗炭。府藏空虛。假令朝廷復以盧蘇故。問罪興師。嶺右之禍。安可救也。于是副使蕭晚。左叅議陳大珊。當勘議曰。盧蘇敗略稱亂。弒主戕民。罪惡通天。安可蓋也。今日之事。第當直叙以聞。乞令立功自贖。不及征討足矣。督府不聽。遂言邦相不孝。奪其母贍田。虐部下。盧蘇因衆怨而殺之。朝議果置蘇不問。于是兩江土官。咸拊膺嘆曰。殺人不抵弒主無刑。吾輩首足腎腸。皆懸於僕妾矣。乙未十四年春三月。賜進士韓應龍等三百二十五人及

第出身有差。○夏四月張孚敬復致仕。召費宏仍內閣辦事。○遼東軍亂。逐都御史呂經。召馬永為遼東總兵。○六月吉囊入榆林塞。掠內郡。○秋八月吉囊又入榆林塞。守將梁震擊敗之。○始令雲南貴州各另開科取士。

國朝設科取士。初廣西附搭廣東。貴州附搭雲南。後因廣西人材漸多。奏准另自開科。惟貴州仍附搭雲南。今議貴州雖與雲南接壤。而山勢險絕。道里遐陬。盜賊出沒無常。秋夏嵐瘴盛發。每科應試生員。跋涉衝冒。多所殞傷。况今文教漸洽。遐方絕域。人材日盛。每科應試之士。數踰七百。中式錄文。五經具備。及舉進士。科不乏人。許令貴州建立科場。依期開試。雲南鄉試解額。准取四

十名貴州二十五名。

復設太倉州兵備副使

初設太倉鎮海二衛。弘治十年正月。始設太倉州。領崇明一縣。正德七年七月。又設兵備副使一員。駐劄太倉。以備防禦。既而裁革。嘉靖三等年。屢請復設。未果。今議太倉。崇明。江陰。通泰。沿海居民。視海洋為莊衢。據沙洲為巢穴。往往招集亡命。聚集兇奸。興販私鹽。流劫商賈。而其海洋。駕使則來如鬼魅。去如風雨。及至官軍。知而捕捉。則已得利而歸。動經千里。莫曉踪跡。若非覺察於巢穴之所。計處於根柢之近。則大奸巨猾。倏去倏來者。誠為不可必得。及復設兵備副使一員。專在太倉駐

昭代典具 卷二十一
劄行事。

丙申十五年秋八月更定悼靈皇后稱謚

先已丑二月禮部言悼靈皇后正位中宮上佐宗祀者七年禮宜祔享太廟但今九廟已備唐宋故事后於太廟未有本室創別廟祀之禮喪服小記婦祔於祖姑祖姑三人則祔於親者孝惠太皇太后實皇考獻皇帝生母悼靈皇后主請祔奉慈殿孝惠太皇太后之側制曰可是年八月孝惠神主遷於陵殿禮官言初擬奉遷悼靈皇后於奉先殿旁室今殿無旁室惟斜廊兩廡似非奉安元后之地且不足以容鼎俎帷殿盡西一室空虛清閼所宜遷奉歲時享祀或有事祭告祖宗列聖宜

一體設饌但不啓匱不定祝稱斯爲合禮制曰可又言謚稱悼靈考之謚法類非全美宜更定褒稱是月改謚孝潔皇后

九月始定莊肅皇后稱謚

先乙未年二月羣臣於東閣集議大行莊肅皇后謚大學士孚敬曰只該二字四字尚書夏言曰恐二字四字未稱都御史王廷相曰莊肅作配武宗謚宜一體吏部侍郎霍韜曰謚者天下之公非天子自行之宜備陳以請乃上議言古人尚質謚法尚簡嚴故稱美之言無幾後世帝后之謚始有不一其書者亦臣子尊崇之情生今之世則當行今之禮我朝列聖元后謚皆十二字蓋

大行盛名。帝后嫔美。妻以夫尊。禮宜與竝。今武宗廟謚。既與列聖相同。則莊肅謚號。似亦不宜稍異。且今日加謚。祇以表行尊名。其於服制有無。名尊卑。本不相涉。上曰。事嫂如事母。人道有此乎。非朕自尊。兩宮在上。昭聖皇太后有母道。宜再會議。議上宜且據謚法。止用二字。候他日再加徽號。以備全典。上曰。用六字。謚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數既用半。且陰六又合。是年四月。上坐天壽山行宮。而諭禮官曰。皇嫂孝靜皇后。謚用六字。於禮未備。還用全謚。庶合典禮。九月。上御文華殿。而授夏言。御筆定謚。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后。

冬十一月。皇儲繼生。申布恩宜。○詔廷臣議征安南。○費宏卒。○十二月。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李時。為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以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夏言。為武英殿大學士。內閣辦事。○勅錦衣衛官使安南。問不入貢緣由。○閏十二月。以七廟成。詔天下。

詔曰。朕惟王者之政。莫不以祀典為先。故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祀尤重焉。夫郊所以祀天。廟所以祀先。其道一而已矣。未有不相關者也。朕以冲愚宗末。仰叨上帝下簡。俾嗣天位。君臨四方。思典禮之重大者。祀為首焉。每念于茲。切與長慨。奈何經傳所傳。亦多禱亂。聖賢

不獲接緒。聖經殘破莫脩。是以郊祀襲合祭于屋下之文。廟祭沿異室同堂之制。褻瀆之甚。謂比同牢。功德不別。太祖莫尊。朕乃不暇他顧。祇聞于皇天。默卜于皇祖。親簡忠賢。與之同力。首建園丘。方澤以祀天地。明陰陽之位。而不可混褻。續創昭穆羣廟。以祀祖宗。彰太祖爲當專尊之主。復作太宗廟于羣廟之外。表祖宗功德之不遷。以饗百世之祀。更皇考廟曰獻皇帝廟。別擇吉區。以避渠道。大工悉成。遂定五歲大舉禘祭之禮于太廟。以祀皇初祖。而奉太祖配焉。每特饗祖宗。以立春于本廟。夏秋冬皆合饗于太廟。循時禘之典。季冬仍脩大禘禮于太廟。皇考止脩四時之祀。以避

豐禰之嫌。奉安旣成。將覃恤典。由是先致孝于慈闈。庶伸誠于璇闕。恭上兩宮徽號曰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慶禮旣備。推愛宜頒。丁酉十六年春。進武定侯郭英從享太廟。

嘉靖十年間。以刑部郎中李瑜議進誠意伯劉基侑祀高廟。位次六王。至是武定侯郭勛欲進其立功之祖英於太廟。乃倣三國志俗說及水滸傳爲國朝英烈記。言生擒士誠射死友諒皆英之功。傳說宮禁。動人聽聞。已乃疏乞祀英廟廡。又言英本開國功臣。卒於永樂年間。以故不廟祀而不知。太祖定廟祀時。固兼生死而論定矣。時下廷議皆謂不可。戶部侍郎唐胥疏爭言廟祀

諸臣位次上下。且不可易。况有無之額。敢輒增損乎。勛
言往年進基祔享。以文臣故。舉朝翕然順從。臣祖英武
臣。乃紛然阻忌。上是勛言。進英祀。先是二廟侑享功
臣位。各以爵。及進基伯位。公侯上。上不喜曰。何上基
而下英也。令禮官考議。乃合二廟功臣叙爵。於是列英
永義侯上。河間東平二王黔寧王下。基永義侯下。英未
進侑時。禮官夏言言。禮有功宗之祀。漢祭功臣於朝廷。
魏祀尚書令荀攸於太祖廟。唐高祖至憲宗廟。或六七
八人。或二三四人。宋太祖至光宗亦然。如魏徵李沆司
馬光皆文臣。不必皆武功也。守成諸君。亦各有與享者。
不必皆創業也。我朝二祖開國靖難。固有功臣。仁宗

以後爰至武宗。其間相與輔贊治平。豈無有如魏徵李
沆輩者。今侑享二祖。凡十七人。十七人中。惟基廣孝
二人文臣耳。自後六朝。缺焉無聞。乞下廷議。考求六朝
文武大臣。有功在當時。澤在後世者。請上裁定。進侑廟
庭。上不允。

廣東廉州知府張岳上議處安南國疏

十五年冬十月。哀冲太子生。頒詔諸夷。禮官言安南久
不廷。不必遣使請發兵討之。下廷臣議。或云宜討其罪。
或云宜究其故。乃勅錦衣衛官使安南察之。是年三月。
勅使至梧州。廣東廉州府知府張岳上疏曰。臣伏觀皇
子誕生。渙頒詔命。華夷內外莫不覃敷。惟安南以久不

入貢。詔使臨遣。爲之停止。下外廷集議。咸謂罪當討。毋赦。陛下寬仁惻怛。兼愛華夷。不忍遽動甲兵。特詔仁者。馳入其國。究問緣由。本年三月初一日。使者已至。柘州府。迤邐由南寧府前去。臣待罪邊疆。不能宣達朝廷威德。使雕題君長慕義向方。奔效職貢。至於上軫聖慮。萬里遣使。死有餘罪。臣竊聞安南自正德十一年內。國王黎暲爲逆。臣陳暲與其子陳昇所弑。國人立暲弟黎諲主國事。以兵逐陳暲父子。奔據其國諒山府。黎諲立七年。又爲權臣莫登庸所逼。出居其國升華府。登庸立諲幼弟黎應相之。旣又弑應而自立。國內分裂。日尋干戈。無暇請貢。此皆往歲傳聞。及其國諒山長慶等府牒

報之言。其間曲折及近日事情。雖不能詳知。然其久奉貢期。大抵由此。非真負封豕之勢。敢於阻兵拒險。已抗上國之命。而不貢者也。自古夷狄。惟猾夏則誅。逆命則誅。若其國不能通貢。似不足以勞弊中國。今用兵之聲先已傳布。使者行勘未復。誠恐生事樂禍之臣。不能仰窺陛下所以遣使行勘之本意。迎合附會。謀動干戈。臣不暇遠引。請以目前義理事勢。反覆詰之。夫欲興兵。必以黎氏爲辭。爲之討其亂賊也。爲夷狄勞師萬里之外。討其賊而定之位。非中國長策。其不可一也。不定黎氏。而因以取之。是乘人危難。而利其所有。五霸稍知義者。不屑爲也。而謂聖明爲之乎。其不可二也。萬一勝不

取什典具 卷三十一
可必。夷人操長技毒弩。乘高截險。以邀我師。如古人所
謂。廝輿之卒。一有不備而歸者。此於禍敗。孰當之乎。其
不可三也。今兩廣困弊。徃徃矜歛。所在屯結。官軍僅足
備守。所恃以調發者。狼兵。然諸州土官。及湖廣勾刀手。
連年疲於征調。內懷讎怨。若復驅以遠征。深入數千里
之險。進有難必之敵。退無旋反之期。狼顧兩端。莫堅闔
志。南方暑濕。易生疾疫。萬一師老財匱。徃徃矜歛。乘虛
而起。安南事未可必。兩廣破敗。可以立視。其不可四也。
近日爲大工役。府州縣但係官無礙。及軍需吏農等項。
銀兩盡起發赴部。梧州軍餉。亦因鹽法壅滯。課額虧損。
每年敷給諸軍。剩積無多。兵興十萬。日費千金。永樂中。

用八十萬人入交。今就折半言之。亦當有四十萬人也。
食兩廣飛芻輓粟。約以二石致一石。何處措備。其不可
五也。天下承平久矣。人不知兵。兵不習戰。將帥皆膏梁
子弟。少經行陣。而縉紳之善談兵者。類皆趙括房琯之
流。平居爲大言耳。蓋深於兵者。必不談兵。其撥拾古人
糟粕以談者。多妄也。欲舉大事。而使膏梁土兵。躁妄之
士。得成其謀。不待兩兵相交。而不勝之機。先見矣。其不
可六也。此六不可者。臣特粗舉其端耳。至於天下大勢。
其財用盈虛。兵馬強弱。民情休戚。蓋有非臣職事所及。
而不敢究言者。臣愚以爲安南縱有可誅之罪。猶當重
爲民命愛惜。審酌輕重。於當用兵之中。求所可不必用。

者以全民生。以養元氣。今其久不入貢之情。只是如此。以義理事勢。反覆推之用兵一事。臣愚切以爲不可。伏惟陛下聖學精深。洞見千古。制作盛備。遠暨殊俗。舞干羽以格苗。脩文德而來遠。稍遲俄頃。理宜響應。况皇子誕生。神人懽悅。大慶之恩。將使天下含生之類。無不得所。若軍旅一興。必有無辜之民。隕於鋒鏑者。恐非陛下肆赦初心也。去年十月六日。皇子生。是日近畿地震數次。聖德純熙。天眷方隆。安得有此異。天之垂戒。其殆爲開邊乎。天下大器也。安之甚難。無故而搖動之。臣中夜以思。不寒自慄。伏望陛下上承上天仁愛之心。遠思皇祖不祥之訓。待行勘使者復命。乞下廷臣將安

南事勢。反覆熟議。如黎氏尚存。力能入貢。則許之。入貢。如果內難未定。則且申勅邊臣。謹固疆場。禁戢奸宄。毋得妄生事端。致有驚駭。搖動人心。待安南亂定。應否入貢。另行奏請定奪。此於國家事體。初未有損。而生靈得免於兵革之禍。所全活者多矣。臣邊吏也。遇此大征。義當擐甲執戈。躬率先所部。以死效命。乃其職分。顧不度分量。輕肆瞽言。上撓廷議。避事偷安。罪當萬死。然臣非敢愛死也。恐死而無益。是以敢冒昧爲陛下陳之。伏冀陛下哀矜。曲垂裁察。非特臣一身一郡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岳又以書與廟堂論征交利害曰。安南之事。始獲邸報。遠近驚駭。恐不免於用兵。及巡撫衙門

行下劄付備見首尾。則彼中事情。廟堂皆已盡知。其所遣行勘。乃是持重未遽用兵。而示以開誠撫納之意。廟謨成筭。有非遠方下吏所能測識者。據邊民傳報。正德八年。黎調襲封。四年無子。以兄子諱爲子。正德十一年四月初六日。逆臣陳暲及其子昇作亂。黎調遇害。陳暲墓立。十三日。國人擁諱立之。陳暲奔據其國。諒山府。諱立七年。爲逆臣莫登庸所逼。出居其國。升華府。登庸又立諱幼弟慮而相之。卒又弑慮自立。國分爲三。黎氏在南。莫氏居中。陳氏在西北。然查訪陳氏已無消息。其諒山府亦爲登庸所有。黎民所居。卽古日南地。在交趾極南。與占城爲界。隔限大海。登庸不能逾海而南。黎氏亦

不能逾海以北。故能相持兩存。數年前。登庸又以交州付其子莫福海。而自營海東府地。名齊都居之。凡諸峒巢爭戰。皆登庸自領將以行。蓋安南諸府。惟海東一府負海。地勢最大。卽通典所謂玉山郡也。此賊負篡逆之罪。常練兵習戰。以謀黎氏。而陰備我。亦令人揚言於邊。欲求入貢。邊人以非故王也。弗敢以聞。若興師致討。則登庸當爲誅首。然萬里興師。爲遠夷討賊。古無此法。不誅其篡逆。而以職貢不入責之。則欲貢乃其本心也。無待於兵。但黎氏尚存。而接納其亂臣賊子。似亦未安。故岳愚見。以爲彼內自乖亂。未嘗有所侵犯於我。可且置之。待其亂定。乃貢於事體。亦未有損。若必用兵。其勝敗

利鈍非岳所敢知也。宣德初之事可鑒矣。非但宣德初也。馬伏波以戰士二萬餘人平定交趾。比振旅經瘴疫者十四。然伏波乃不得已之師。其時交趾刺史乃諸州太守。尚有能城守者。故伏波因得以撲滅之。易非若今時。爰然久爲殊域也。自古兵強莫過于元世祖。時四路進兵。以取安南。一由憑祥。一由雲南。一由占城。又以舟師載糧餉。由海道。皇子鎮南王脫歡親監督之。雖嘗再入僞都。卒不能守。其猛將如李恒、唆都皆戰死。脫歡幾不能免。考於史可見也。岳切謂莫賊起自刈校。能募其主而有之。舉國上下莫敢喘息。必其天資兇譎。號令嚴明。有足讐服其人者。非出萬全。豈可輕動。近欽州知州

林希元在彼專講取交之策。岳謂勿論交趾可取與否。但邊臣而議開邊。不祥莫大焉。嘗以趙括王恢戒之。而彼不悟。不但言於邊也。又且言之於朝。而身任之。其蔽於功名而不達事機如此。恐其掇拾故事。裝綴成章。讀者或信其文辭而未深考其實。至誤國家大計。故敢縷瑣上瀆聖聽。而私布如右。伏冀裁處。

夏兵部擬以咸寧侯仇鸞總督軍務。右都御史毛伯溫參贊軍務。征安南。未行。

廣東廉州知府張岳聞之。上撫按諸司曰。安南之役。命將出師。廟謨已定。似聞議者謂賊中乖亂。國土三分。乘其亂而取之。可不勞力而定。此則甚謬。嘉靖初。黎調被

殺賊以兵破逐陳暘父子。擁立諱已而君臣斬不相能。黎諱出奔。又假立黎應而相之。當其時。國人未附。若以吾中國之威。命猛將提兵數萬臨賊疆。必有內自送款者。用力或不甚勞。今則陳氏滅。黎應弒。黎寧以亡國遊魂。假息海裔。賊父子相繼。竊有其國。不啻十之七八。地廣兵衆。羣下用命。又梟健多智數。有子十六七人。以交州居長子。而自營都齋居之。繕治兵甲。以伺四方之變。餘子勝冠以上者。各令將一軍。分據要郡。男子婚嫁。皆與其豪酋相結。去冬頗聞吾消息。購鐵勒木。塹險塞。爲重柵而守之。又教練水戰。造巨艦。募人鑄佛郎機銃。海汊通舟處。皆樹木楗水中。令舟不得入。賊之防慮甚預。

且密如此。而吾又聲其篡弒之罪討之。非至勢窮力屈。安肯束手以受誅夷。去冬以來。吾之聚議於廟堂之上者。幾旬月矣。至今日而調兵給食。尚未定畫。永樂中。王師以九月至龍州。其年四月。已遣大理陳卿。至廣西計處兵食。皆以九月集於南寧。將帥至卽統以行。其調集土兵。不過三萬。將帥非侯伯。則都督。勢重謀預。又經靖難百戰之餘。以馭素教之兵。猶用八十萬也。將八十萬如將一人。安得不克。昨見兵部所下劄付。其調兵皆待總制叅贊。至日處置。今總制叅贊尚遠。就使盡此八月。至兩廣。外符調兵。福建湖廣。往返之間。非三四月不集。又半月乃臨賊疆。則冬春之交矣。春雨將降。霧潦淫濊。

以至十萬衆。凌險阻。渡溪谷。衝犯瘴毒。與負險必死之寇爭勝負。或者有他巧妙。則非某所知。但以書生識量窺之。誠不可不過爲之慮。某又竊伏思念。國家以高爵厚祿。養士大夫將士。一旦有大征役。主上憂勤。宵旰不寧。羣公環尹。無肯跬步出國門。以副當宁之憂。所命督餉副將監軍。皆起於閑廢而用之。是在廷無一人可使也。人生惟命不可期。萬一所命數公。或有疾病他故。必再求其人以代之。倉卒豈能及事。以此觀之。吾人情可知矣。夫將提數十萬之兵。深入入境。以謀人之國。誠非計慮終始。爲萬全可久之策。不可舉動。今賊已先事有備。而吾庶務未集。事若可已。則及今已之。尚不爲遲。如

其不然。待大將叅贊至日。博盡羣言。以圖進取方略。數道分攻。水陸並進。老生常言。要亦無以逾此。然以永樂事勢較論今日。其難易利鈍。亦非某所能逆觀也。謹將賊中事勢。叅詢人言。畫成圖子一幅。中間傳聞料想未能盡合。然大略亦粗可觀。謹合呈送。伏乞炤亮施行。○又議處安南與提督府曰。安南表本。時在孫僉事。見陸布政議稿甚詳悉。愚見頗有不同者。并以呈請裁示。蓋莫賊弒君篡國。有覆載不容之罪。此非辯說之所能釋。上聰明神武。方叙彝倫。以懼亂賊。案輿圖以臨萬國。若言黎氏查無下落。暫與莫氏管束。及言炎瘴難居。不可爲都縣等語。恐皆不足以上煩聖聽。而紆南顧之懷也。

洪武中朝鮮李仁桂連弒王氏三王扣邊求貢。高皇帝始惡其篡弒絕之後又因邊臣以請。高皇帝曰彼夷狄也姑令自爲聲教下詔許之。而李氏世效職貢以至今日李仁桂亂賊也朝鮮箕子之所封也若牽於文儒之義則當正九伐之法以復秦漢之故疆矣。然高皇帝只斷以一言曰聽其自爲聲教吾特取其效職貢不敢侵叛而已。可謂破拘滯之見獨觀昭曠之原。一言而天下定者也。夫欲勞十萬之師甘心快意於無用之地攻之未必可得得之未必可守守之未必可長而以黎氏爲辭則是勞民動衆深入夷地以援立莫知所在難必真僞之嬰兒古無是理也。而議者猶復疑黎王莫

逆云云胡不引高皇帝聖語以斷之也。愚以草賊信有不容誅之罪矣。今朝議旣重爲生靈愛惜寬而未誅此賊震懾兵威扣關謝罪。可因請罪之誠聽其自爲聲教以管束所有之土地人民如洪武中之待朝鮮李氏且許之暫管而不與以真封如宣德初之待黎氏其黎寧之強弱存亡不必深究也。蓋所以待之甚輕所以責之者不求備是謂以夷狄待夷狄而中國禮義綱常之訓固昭如也。唐太宗之時蓋蘇文弒君太宗爲之興遼左之師其後師久無功天下後世不病太宗之失賊而譏其爲黷武則今之安南事之是非利害鑒於太宗可見矣。似此頗爲直截脫灑無許多委曲遷就難行之意。

不知可用此意轉聞於上否。○又論征交事與提督府
曰安南之事細觀通報廟堂持重不肯用兵之意未嘗
不是此時非兵與糧之難而將爲難主上憂勞如此羣
公悚息奉命內外武臣中只尋得一咸寧以爲主帥咸
寧亦何嘗經行陣但以嘗經兩廣嘗試而使之爾舉天
下大事必須先得其人方可以有爲若不得人而嘗試
使之以至誤事不若且從容審度以待其人故曰廟堂
之意未嘗不是也東塘至必經略一番兵馬錢糧與夫
什物器用儘兩廣之力所能爲者皆須略爲畫一之數
以待之若東塘咸寧能擔當此事以兩廣雲南之力爲
國家開拓境土豈非奇事若未免於遲疑我有其具而

彼不爲自有人擔當此責他口吾廣亦有辭也故曰儘
兩廣所能爲畫一之數以待之是也

罷各處私勅書院

以御史游居敬論劾王守仁湛若水僞學私勅奉旨
改毀

戊戌十七年春三月賜進士茅瓚等三百二十人及第出
身有差○虜入玉林川又入黑山門貓兒庄總兵梁震擊
却之○秋八月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
詹事府事顧鼎臣爲文淵閣大學士內閣辦事

鼎臣嘗奏爲崇植先賢系胄以隆道化事竊惟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之道傳至孔子而大明其德與功垂之萬

形代典具 卷五
世。真與天地同其高厚矣。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不惟心相授受。且筆之書以詔後世。泄天地之精蘊。揭宇宙之綱維。滙六經之淵源。掃百家之蹊徑。考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所載。如一貫之旨。正心脩身之學。中和位育之功。性善誠明之說。王霸義利之辯。微言妙道。不一而足。真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然則曾子之功。豈小補哉。暴秦坑焚之後。道學不明。漢司馬遷號稱有良史才。其序孔門弟子列傳。但曰孔子以曾參爲通孝經。故授之業。作孝經而已。唐韓愈叨附於聖人之徒。其序道統之傳。直以孟子上接孔子。他尚何說哉。良由大

學中庸二書。混于戴記篇中。不與論語並集。學者莫知其爲道學之樞奧。而討論之。是以時君世主。徒知推尊顏孟。而忽于曾子子思。自唐迄宋。雖加曾子封爵。而從祀猶列于十哲之後。子思則杳無聞焉。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仁宗始表章學庸二書。而程顥程頤朱熹諸儒。更相發明。溯流窮源。使天下後世。曉然知正。則道統授受之功。曾子爲大。而子思次之。咸淳三年。由是始封曾子爲成國公。子思爲沂國公。配享次於顏子。躋於孟子之上。而四配之位始正。是萬古不易之定論也。我太祖高皇帝御極之初。首詔孔氏子孫襲封衍聖公。并世襲知縣。並如前代舊制。固崇儒重道之宏規矣。弘治中。因

脩顏子孟子廟特置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各一人以主祀事。此孝宗皇帝稽古右文之盛舉也。夫曾子傳道之功優於顏子。而孟子私淑于曾子子思。今顏孟子孫皆世襲博士。而曾子之後獨不沾一命之榮。豈非古今之闕典也哉。當時典禮守土之臣。曾無一言及此者。豈以曾子子孫散在四方。亦世歷久遠。譜系不明。恐有冒濫之弊歟。臣嘗考之春秋之時。莒人滅鄆。其太子巫仕曾。去邑爲氏。然則曾子去受姓之祖甚近也。後世凡曾姓者。孰非曾子之子孫乎。又訪正德年間。今都御史錢宏任山東按察司僉事。巡歷至嘉祥縣。謁曾子祠墓。因而訪求附近編氓中曾姓者。得一農夫于深山中。貌

甚朴野。詢之果曾子之後也。不知錢宏當時何以不請于朝。而復使之湮沒耶。必以其人鄙陋。不可廁衣冠之列。故爾。臣愚以爲先王興滅繼絕。崇德報功。其意甚遠。其道甚廣。不當因其子孫之無賢而遂已也。臣自入仕以來。見三氏子孫來朝。輒有感於衷。耿耿不忘。幾三十年矣。特以地卑人微。不敢輕率妄議耳。茲者恭遇上。親承道學之統。丕宏禮樂之化。釐正孔廟祀典。一洗前代陋規。重勞聖駕。臨幸國學。躬行釋奠之禮。真可謂功光祖廟。而範垂百王矣。臣謬以章句之儒。得預俎豆之事。欣榮鼓舞。不能自已。乃敢陳其愚見。仰瀆宸嚴。夫亦數千載未備之典。必有待於今日歟。如蒙乞勅內閣

禮部擬議請自聖裁。准照弘治年間追崇顏孟二氏事例訪求曾氏子孫相應者一人授以翰林院五經博士。世世承襲俾守曾子祠墓兼主祀事。萬世斯文不勝幸甚等因。抄呈到部。爲照曾子親受一貫爲聖門之高第。獨聞大學得吾道之正傳。垂世立教。與顏孟同功。號稱述聖。已竝追崇。然獨世嗣弗傳。祠墓失守。雖配聖有靈。而象賢無主。誠爲闕典。本官欲追求其後。同于二氏子孫以作賓王家。以主祀事。實足以仰體朝廷崇儒重道之聖心也。但歷世久遠。譜牒無傳。若非精訪博求。難免僞冒之弊。覆奉欽依。移咨都察院轉行山東撫按官親臨嘉祥縣查訪曾氏子孫詳考歷代支系之真。及正

德年間曾經都御史錢宏所考農夫有無見在。通拘到官。督同縣學官吏諸生并高年父老逐一詢問務求的系曾氏正派子孫明白。先行具奏。以憑議處施行。再照今去曾子之世。上下千有餘年。中間更歷變故。子孫播越流寓。豈無散而之四方者。如南豐曾氏。鞏肇布兄弟竝顯于宋。其家乘以爲出自曾子之後。今其嫡派子孫亦不知誰何。合無仍通行天下大小衙門一體訪求。務得其人。具實奏聞。但不許輕易起送前來。以啓寅緣爭競之端。

九月撤南郊大祀殿。建大饗殿。○薦大號於天。改吳天上帝稱皇天上帝。○更上太祖高皇帝謚號。

冊曰。欽惟我太祖高皇帝。當夷狄據華之秋。實天地易位之變。乃奮揚神武。取中國于冠裳裂滅之餘。恢闡聖文明王道于綱常淪斁之後。掃彌天之虜于宇內。經百戰而帝業成。翦羣雄之亂于四海。不十載而天下定。得國之正。視商周而功烈有光。受命維新。比虞夏而艱難事倍。殆與闢乾坤於混沌。肇人紀於狃榛。同一揆也。若夫制禮作樂。經文緯武。仁恩溥于萬類。教化行於四海。躬帝王之大德。建聖神之極功。則又兼總百王。高視千古。獨立一代。卓乎無前者也。不有顯號。其何以昭八議於萬世乎。玄孫早以冲人。續承大位。永念祖德。莫可名言。茲者不量顛蒙。敢效摹擬。謹恭奉冊寶。加上尊號。

曰。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宋濂曰。帝有度越前聖六事。功高萬古也。得國之正也。獨稟全智也。敬天勤民也。家法之嚴也。兵政有統也。謝鐸曰。我朝度越歷代五事。一攘克夷狄。以收復諸夏。二肇起南服。而統一天下。三威加勝國。而鋒刃不交。四躬自創業。而臨御最久。五申明祖訓。而家法最嚴。

更上太宗文皇帝謚號

冊曰。恭惟皇祖文皇帝。躬英聖之資。抱神睿之略。文章煥然而可述。功烈巍乎以有成。當眷顧維新之命。遭艱難未造之家。將周公東征之師。而大定王室。則所以

承繼述之孝者。何其勤。遷武王鎬京之都。而永建帝業。則所以成創守之功者。何其大。表章六經。垂範萬世。禮樂明備。教化大行。有經天緯地之文。親御六飛。威振絕漠。四裔君長。咸奉職貢。有戡亂除兇之武。光踐寶祚。而二紀之治。坐致太平。晚付皇儲。而萬幾之勤。不廢總攬。至於敬天勤民。右文重道。親賢遠佞。兼有君師之衆善。乃若懋賞輕刑。畏災重穀。憫農優艾。備有帝王之全德。此則自載籍之傳。未有豐功駿業。而可以加茲者也。玄孫某。忝以支童。繼承大德。比已恭建特廟。用圖百世不遷。茲者加上尊號。期以配天罔極。謹奉冊寶。上尊謚曰。啓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

成祖。

加上恭穆獻皇帝謚號。祔享太廟。

冊曰。恭惟 皇考獻皇帝。睿明天縱。恭儉性成。蕩蕩難名。道配乎帝堯之大。乾乾不息。德比於文王之純。學本聖傳。心契乎四書六經之旨。國封南服。化行于江沱汝漢之濱。方 憲祖賓遐之後。當 孝皇在祚之年。迎養一辭。昭昭乎神明享其孝。遺治一疏。恢恢乎帝皇同其情。奉藩二十五年。心圖不在王室。而昭事上帝之忱。翼翼如有臨。閱世四十四載。身罔敢自暇逸。而學道愛人之志。孜孜不少倦。乃若游情翰墨。則精究古法。非經訓之辭弗書。至於怡神宮庭。則應接斯須。非聖賢之事弗。

語喜怒不遷。賞罰必當。有發而中節之和。明照無私。幽
隱必達。有無所不通之睿。摘辭電發。煥然其有文章。冥
心天遊。廓乎其有容德。誠可謂包衆善而難名。兼百行
而備有者也。臣御名祗。繼遺休。茂承餘烈。永爲至恩大
德。無物可稱。是以恪稽典禮。率籲羣心。謹奉冊寶。更上
尊謚曰。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
帝。廟號睿宗。特享時禘大禘。皆出主。祔享於太廟。祭畢。
則歸主於原寢。

大饗皇天上帝於玄極寶殿。奉皇考獻皇帝配。

上欲宗祀。皇考以配上帝。乃撤南郊大祀殿。建大饗
殿。是年殿未成。乃大饗於官右乾隅。玄極寶殿。皇天上

帝南向。睿宗獻皇帝西向。禮如南郊。

十二月章聖皇太后崩。○內閣李時卒。

已亥十八年春立元子爲皇太子。第二子爲裕王。第三子
爲景王。○遣禮部尚書黃綰。翰林學士張治使安南。不果
行。

時車駕將巡承天。綰治行有日。復止。

二月上巡承天。○以翟鑾毛伯溫爲行邊使。出帑金賞塞
上將士。○夏四月車駕還京。

詔曰。朕聞聖人之治天下也。率皆以孝爲先。蓋所以教
民作範焉。弗孝何以上人乎。朕以菲才。叨承天眷。君茲
黔首。王御羣夷。所事者人極重焉。故首正父子天倫之

正復宗考廟當有之宗。適者積愆深。累于慈聖鸞輿
遐邁哀。徒摧五內之傷。鳳寢再圖。禮厥宜。二親之共。匪
自經營。何慰夙夜。乃于今年仲春之十有一日。奏告于
天地宗廟社稷。徧達于百靈衆秩。於十有六日。駕徂荆
楚之舊藩。躬視承天之嚴寢。二十五日。駐蹕龍飛內之
卿雲宮。齋潔肅誠。定禮備樂。有五日元吉。祇奏告之祀
于皇天。奉皇考睿宗獻皇帝。上配報生恩。而拜謁顯
陵。答神功而躬祭社稷。以及道經岫望。徧兼舉諸王羣
職。迎覲獻誠。雖未如四狩之巡。亦以見省方之意。且朕
何人。敢堯舜似。祇欲伸終送之道。以求夫永世之安。庶
幾教天下也。今玄寢之制置既詳。親體之尊安攸定。但

念本根所在。百姓繁懷。勞擾久時。民間當軫。承天府自
明年爲始。特免田租三歲。湖廣地方。與免明年田租五
分之二。北直隸河南二處。亦與免明年田租三分之一。
用見朕懷恤之意。期以今月二十三日還京。於戲慎終
思永。立愛敬以式。臣民經始求臧。建中業以遺孫子。尚
賴忠賢。匡于至治。詔爾華夏。宜悉知之。○宣諭承天府
百姓曰。說與故里的衆百姓。每我父母昔在。孝宗皇
帝時。封國在這裡。我父母積許大的德行。生我承受天
位。今日我爲父母。來到這裡。你每也有昔年的舊老。也
有與我同後生者。今日一相見。但只是我全沒德行。父
母都天上去了。這苦情。你每也見麼。我今事完回京。說

與你每幾句言語。各要爲子的盡孝道。爲父的教訓子孫。長者撫那幼的。幼的敬那長的。勤生理。做好人。依我此言語。况我也不能深文。這等與你每說。以便那不知文理者。教他便省的。你每可記着。

遼東軍復亂。總兵馬永率家兵逼賊。殺四十餘人。遂定。○五月以翟鑾爲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仍內閣辦事。○奉章聖皇太后梓宮詣承天。合葬于睿宗獻皇帝之陵。上諭禮部曰。南巡因謁陵寢。及視大峪已畢。然峪地空。妻豈如純山完美。決奉慈駕南祔。五月初二日。又奉聖諭。恭奉慈宮。引發吉日。用今日十七日子時。奠獻使等官。仍用原定官員。一應禮儀。亦且用原定者。如有增損。

臨時酌擬。但改水程。奉梓宮行。是日梓宮由德勝門外。東行至通州。輔臣顧鼎臣題主。次日成國公朱希忠奉主還京。梓宮遂登舟。直抵承天。登岸合葬。

改荊州左衛爲顯陵衛。始添設興都留守司。○秋勅咸寧侯仇鸞總督軍務。兵部尚書毛伯溫參贊軍務。往廣東議征安南。

先是禮部尚書夏言。兵部尚書張瓚。武定侯郭勛。皆言安南國背叛。在所必討。上命待差去官。着實查勘明白。就星夜奏來定奪。都察院右都御史毛伯溫又奏。乞恩正法。以誅僭逆。復奉聖旨。且着地方官員。從宜撫剿。提督兩廣侍郎。巡撫雲南都御史。并各總兵官。都另

取代其員 卷二十一
寫 勅與他。於是提督兩廣侍郎蔡經。檄行彼國都城。府衛轉諭莫登庸父子。熟思利害。審處順逆。果能畏威。懷德。悔罪向化。束身投降。即將國中事情。明白開陳。不許隱諱。其黎寧見據何地。果係黎譔第幾子。從實具本。伏待聖裁。遂該巡撫雲南汪都御史。題爲大慶事。據都指揮王守忠。呈送安南頭目范正毅。齋遞莫方瀛投降。奏本奉 聖旨。禮兵二部看了來說。又該提督兩廣侍郎蔡經。題據副使翁萬達等。呈據安南國差頭目阮文泰等。齋到表文印信文書。開稱本國莫方瀛父子。已甘受專擅之罪。謹具本國土地人民實數。開陳奏進。伏望天朝處分。爲本國臣民立命。庶方瀛父子獲釋丘山之

防

罪。而一國人民。咸囿天地生成之化。奉 聖旨。安南國降表。朕已覽悉。這事情。禮兵二部看議了來說。隨該兵部尚書張瓚等。會議。乞將原擬咸寧侯仇鸞。總督軍務。兵部尚書毛伯溫。叅贊軍務。各請給 勅書。鑄給關防。并符驗旗牌。令其前去兩廣雲南適中去處。會同提督各該撫鎮。并三司等官。將各處兵馬。通行整飭。合用錢糧。從宜會計。以備征討。軍機重務。悉聽便宜。若使义旅張皇。天威宣著。莫方瀛父子。悔罪請死。束身待命。前項上表請降。悉以土地人民。上聽天朝處分。別無虛詐。合國人民。亦無異詞。總督叅贊大臣。作速將其真實情白。星夜具奏。遂 勅諭叅贊軍務太子賓客兵部尚書。兼

都察院右都御史毛伯溫曰。先該安南國黎寧。奏稱國王黎暲故絕。被賊臣莫登庸作亂。竊據國城。阻絕道路。因而久廢職貢。已經差官查勘。是實。方欲興師問罪。節該兩廣雲南撫鎮等官。奏稱莫登庸父子。聞天朝聲罪。征討。恐懼省悔。上表乞降。願以土地人民。悉聽天朝處分。據其哀請。似亦可矜。勅下廷臣會議。僉謂夷情叵測。詞雖卑懇。意或詭秘。故法不可不正。義不可不彰。今特命爾同總督軍務總兵官咸寧侯仇鸞。前去兩廣雲南適中去處。會同彼處提督節制各該撫鎮。并副叅以下。三司等官。將兩廣雲南應調漢土官兵。及征討機宜。悉照該部題准事理。聽爾便宜處置。其賊臣父子。如果

悔罪請死。束身待命。將其乞降聽處。真實情由。星馳具奏。若執迷不悛。必誅不宥。用兵之際。爾等宜相機酌處。務要計出萬全。期于僭亂底平。罪人必得以彰。天討以安。遠夷斯副。委任之重。撫鎮三司等官。拒違悞事者。叅奏處治。其餘文武職官。三品以下。有不用命者。聽爾卽便拿問。干係軍機。不分文武官。悉以軍法從事。爾受茲重委。其敬之慎之。故勅。

八月虜入宣府塞

西路叅將賈英見虜少。出禦之。亂行而前。入虜伏。虜殺我將士千人。掠戰馬千疋。益深入南路。殺掠人畜萬計。時虜酋青台吉。哈喇台吉。那林台吉。皆屯牧塞外。時時

掠宣府總兵江桓竟不出劾罷之

冬十月大同五堡成

大同自五堡之役殺巡撫張文錦參將賈鑑尋又殺總兵李瑾鎮巡每甘言煦之稍不如意卽反唇瞪目或飛章訛語相搖撼梁震聞總兵大同命卽率家丁五百人馳至雲中申嚴約束曰我無爾陵爾無我叛王法軍令具在我不敢破綱紀悞國其家丁時時向鎮兵語曰爾敢蔑主將者恃衆爾兒郎輩無不一當百五步內恐爾不得用其衆鎮兵稍斂縮乃鳩卒給餉修五堡軍中不敢譁震益身先之與同甘苦五堡竟復虜不敢近塞震卒以五堡功贈太子太保

十二月虜入宣府深井諸堡又入榆林塞殺守將宋隆建總兵江桓下詔獄





